





漁得異鏡

張伯愛循孝友人張華字子也與余云北  
門橋舊鄰某貧無活計走蕪湖覓一小舟  
爲漁人忽網得一鏡能照見百里內山川  
城廓人物因求觀者甚衆不敢復畱仍投  
於魯明江中

甲乙交义

揚州張佐云陳侯大聲都督公政之孫睢



寧伯文之曾孫能屏統綺之習耽於吟味  
其於經傳子史與夫百家九流之文莫不  
檢博曾覽可雪齋樂府中有甲乙交叉之  
句此蓋出於玲瓏子消息賦非但求爲押  
韻而拾此成語貫之詞意不加雕琢非所  
蘊淵博能爾哉

嚮卜

陳矩庵先生弟兄同嚮卜聞化緣僧云共

成善事同結良緣遂同中鄉榜

打油李杜

施半村住聚寶門外打油詩播人口者甚  
多其重陽風雨一律云蒲城風雨度重陽  
孤負南山落帽狂打餅禿驢空買麪賣茶  
營狗在燒湯沈川抱膝長吁氣高瓊垂頭  
懶下床更有青原董道士倚門隻眼淚汪  
汪半村有詩二卷久而無棺祠祭郎中吳



人助銀五兩取去其稿曰此打油之李杜也  
沈川村店高瑣村妓

### 評四子詩

羽伯陳公評清溪社中四子詩云高汝州  
近思雄壯奇拔馬國學承道博雅與則金  
文學子坤清新秀朗金孝廉子有則兼總  
諸長詞義雙美夫金氏昆玉尚有詩集若  
高馬二公人且不知其姓名也况於詩乎

### 松化石

余從齊王孫胡太史方州守家三見松化  
石皆是浙中來者客問松何以化石余云  
其說有四松至三千年乃化石一也千年  
之松雷火焚之乃化石二也魏伯陽煉丹  
丹成試藥點松松遂化石三也又云土人  
取古松爲薪枝落水中遂爲石四也

### 飛龍在天



下關鹽經紀洪大老有信行家甚貧夏夜  
與妻乘涼露坐忽見一龍飛過其屋夫妻  
驚異伏地窺之稍頃冲天而去次日問卜  
卜云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大吉之兆也適  
武宗南狩一大監有私鹽十餘船托洪賣  
之賣盡復往儀真買來遂得利千金云

道士悞變猪

正德辛巳靈應觀周道士午間醉卧夜半

不醒托夢與徒弟云我之遊魂悞墮猪腹  
中在山下荳腐鋪某家最後生而左後足  
白者是也徒弟驚醒如夢往求之果然將  
白足小猪打灰周道士遂復活

十三青衣人

東橋顧公秀才時夜倚樓牕玩月忽聞且  
緩行且緩行恐顧尚書見之東橋公乃閉  
其牕潛窺之見一人持牌領十三青衣人



入對門短籬內遂不見次日遣人訪之其  
家生十三小猪耳

### 長安街鬼

弘治中李公貞伯爲南尚寶卿居西長安  
街南嘗半夜命侍婢秉燭下樓入爨室取  
湯水聞婢呼喚聲良久始來問之云有二  
皂隸青衣執搥喝謂汝何敢來此觸犯應  
受杖去遂執之將撻婢固推拒久之竈後

一婦人出貌甚端好冠飾衣服莊嚴珍麗  
狀若貴嬪命婦徐徐而坐二皂供侍婦問  
故皂言婢犯禁故婦曰罪固應爾姑宥之  
皂執不可婦又諄諭婦旁又隨一皂傳命  
令必釋二皂乃聽命舍去婢得脫奔迸而  
來矣

此祝枝山所記祝乃李公之壻祝之書  
名滿天下其運筆之法實得之于貞伯



公

上真賜藥

一民家生子多病術者謂命應出家父母因詣洞神宮禱于上真許爲黃冠以事神冀祐其壽康旣越童年頓悔前說欲爲娶妻作經紀子年十八病疫甚篤一日無人在室子仰看屋梁忽見真帝自空而降在承塵之上怒謂子曰汝當來伏侍我何忽

食言吾今當取汝去子心猶明寤懇告曰誠負神明然此父母意也神曰然固非由汝今吾度爾歿有藥一丸吾置之牕櫺間可取服之愈矣愈却當來事我子感謝神去至門際復回曰汝病不消此一丸藥可飲其半其半以救一跛子言畢而往子卽開爽父母來語之故急趨視果得藥色若蜂蠟卽剖半吞之入口所患脫然咸驚駭



感佩神賜既而家人在肆中坐見一丐者跛而過門竦然曰神所命救者此良是已呼之問其疾旣痼矣因道其故以藥授之跛卽入咽便覺脚已舒健漸次行去擲杖而歸明日來謝步如故矣予聞此于魏府揮使徐公言此子亦與府中媿也

枝山語怪編

### 土金釵

弘治間漢西門有張氏子未娶忽爾一氣

疴瘁漸成瘵疾久益沈殆遂將殞歿前後醫禱旣竭至是家人審問得疾之由始言初獨寢時有美婦人挑引好合問其姓居婦曰我卽對門史包頭家女耳旣而夜夜來處今猶未絕家人令伺其來將彼衣飾稍損敗以驗之子如戒婦復來卽潛取其金釵藏去旦視之乃搏土也子大驚衆持之遍物色於京城諸寺廟中久之得於倉



巷中土地祠夫人之首釵失焉取以補之  
脔合無間遂碎其像像之腹中當下部置  
一瓶於其間口向外以爲陰藏精液已盈  
瓶中乃碎像沈於河其怪乃絕後生多作  
詞曲以歌之者

枝山語怪編

### 未入皇城

武宗南征入京未入皇城恐其戀南不  
肯北也 聖駕住太監王洪家江彬住太

### 監鄭强家

### 獄神顯靈

休寧程北谿名邦政字師文嘗開質肆于  
金陵市中司城以師文奇貨可有也使盜  
引而逮之獄且對簿盜忽躍起坐于梁叱  
曰吾獄神也師文好義長者柰何嗾盜證  
之司城懼而亟謝遣不敢問夫獄神顯靈  
如此非師文之素行烏能感動哉余識師



文子君衡太學偶相遇市上一揖而別有  
老叟尾余後指君衡談師文隱行因畱步  
聽之太都皆君子長者事

賞菊對

顧東橋公巡撫湖廣時衙齋菊開邀數門  
生賞之一狂生揀好花摘兩三枝戴於頭  
東橋不悅因出一對令諸人對之云賞菊  
客來兩手擎殘彭澤景張太岳對云賣花  
人過一肩挑盡洛陽春東橋云此語已佳  
不必更對遂酌酒

鱒魚轉語

海門周吏部邀諸同寅遊弘濟寺達觀老  
衲在坐庖人買得鱒魚一尾此魚有禁尚  
未進供也海門問于達觀曰食好不食好  
乞老師一轉語達觀曰須是進供過方可  
食海門曰門外漢門外漢李卓吾聞而擊



節喜之數年後一士大夫舉此公案要無象和尚下一轉語無象學于卓吾者乃曰只須投魚于江中余謂此二僧皆歿語皆門外漢

自犯

毛公渡傍關廟殿宇甚卑隘神極靈嘉靖二年秋日有鬚頭童子賣米粉燒餅廟前一人買餅食遂誘童子入廟用手巾勒歿

盡取其餅去偶過路人歇足坐廟門限上聞泥神周倉問云該拿關聖云自犯坐者驚駭又見童子歿于廟中急急奔走前途一人遲徊不進自訟云只因幾個燒餅害了他性命口不絕聲衆人知之縛送于官以償其命宋宗周之祖號中洲親見其事

兩僧投胎

北門橋火星廟傍陳家嘉靖初年一產兩



男母方坐床上兒問師兄我兩人發願同  
死同生同爲兄弟今皆如願但虎丘寺到  
此頗遠兩足倦甚答云亦殊不覺兩兒乃  
虎丘兩僧投胎者余詢其事張華宇謂陳  
乃至親賣藥陳三樓三泉卽雙生耳

### 却女樂

竹堂王公敞成化丁未官工科右給事中  
弘治戊申 孝宗卽位賜一品服使朝鮮  
國其國主會陪臣出女樂燕公公曰天  
子在諒陰中吾何以忍聽此其國君臣相  
顧愧歎乃遣去

### 天包地外

清溪倪公生而瓌偉秀異甫五歲聞鄰塾  
書聲卽請入游間侍文僖公問曰天上更  
有天地下亦當有天蓋已悟天包地外之  
理



從祀仍舊

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清溪倪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于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自唐之註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况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

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從祀乃仍舊

蔡烈女傳

蔡丑女者上元文學蔡坦從妹也少孤與祖母居已受人聘一日祖母出有逐僕爲僧行者醉酒來就食乘間以貨挑之繼以刃迫之侍從老嫗力救被斷一指不克救女爲所困衣裳盡裂次第受傷至十一處罵聲不絕竟歿竈下不辱血淋漓四下塗



地時女年十有五賊旣殺女乃遁去牛首  
山及官行驗時自來投跪驗場戰慄叩首  
官詰之卽自伏罪官怪問其故賊曰女實  
未死引我至此嘉靖丁未春三月也夫女  
旣能殺身不辱又能執賊報仇烈氣英魂  
遠邁丈夫亦世所罕有者嗚呼偉哉蔡歷  
代婦多孀節享遐壽女不再嫁此女爲尤  
顯云陳芹與蔡爲姻親能悉其事爲作傳

### 小九華石記

偶過胡彭舉知載齋見斐几片石上刻  
小九華石字石小而奇且秀色可掬真  
縮九十九峰于一拳因憶三十年前從  
湖口觀奇石有醉把一囊攜取去却教  
几上九華青之句今几上見九華矣世  
有米顛之癖者未見此石觀彭舉之記  
可也



癸丑夏余開宅後園塘掘得片石橫不盈  
尺高可五寸餘亟以水浣濯之文質古潤  
形色怪美大小峰巒崇卑岵嶇如青芙蓉  
亂插雲漢左聳二高峰峰尖折一小巒欲  
墮尖尾生白石筋縈遶分合如瀑泉掛落  
半巖有小圓池泉奔其中復倒流峭壁數  
道瀉崖下壁腰斷凹入爲广週遭徑路逼  
險通巖後大長池池面濶滿寸深如之可

注水供筆硯池上重崖洞穴良夥壁前向  
山口有墩墩畔露一纖石吐光若星傍橫  
立五小峰如老人聯袂相顧宛然觀泉狀  
三峻巘排而夾之連五老右峰類九華天  
都峰孤絕秀美腹空洞進如窟宅上懸玉  
乳有微隙通天傍對峙兩小石如門門外  
平廣似坡臺宛轉接峰而起臺前隔澗抱  
一峰如削成巒岿雙頂自山足突擁若兩



仙人並肩而語臺邊俯瞰跨小石梁度奔  
峰始盡馬奔峰者其體勢若奔名之也其  
餘磊砢碎岑玲瓏互映不能悉擬余覽之  
褫魄飛魂歡喜無量真希世之奇寶也兒  
輩云月前夜歸見園中地上有光想此石  
欲出之兆也眉山蘇子瞻藏仇池石湖口  
李正臣蓄壺中九華石此豈其流匹耶大  
都白下多前朝故宮舊館海田變易物有

沈浮余所居適其基地此石形色古妙若  
是必南唐珍物無疑今特遇我而出若有  
待也亦夙因也聞襄陽米元章有硯山傳  
爲異寶余考其圖未必過是不恨我不見  
米家石恨米老不見我石也且余近蹈米  
顛癖先得癩石移卧階前後得小匡廬石  
置玩几上今復得此石安放古硯邊朝昏  
相對真忘饑渴幸足娛老此石信神而靈



續瑣事上  
乎不然何以知余之癖好而來余歸也遂  
命名爲小九華昔余曾遊江上遙睇九子  
羣峰羅列刺天際望之恍如是也余寶此  
石蓋不讓南宮之硯山也因記之胡宗仁  
彭舉甫

軫恤運艘

戶部郎中韓襄宇家世百戶侯洞知運軍  
之苦一承板閘差卽革弊七款中有兩事

軫恤糧船一革查糧船云照得各船之中  
糧運最苦跋涉數千里旣阻隔於程途往  
返一期年又閱歷乎寒暑詳查漕政淺船  
北上原許順帶土宜誠閔之也誠恤之也  
權關者不諳故典妄肆稽查凡竹木酒米  
掃帚刀磚之類無不嚇其踰額勒其納料  
以致運艘稽遲軍旗喧闐非所以仰重  
國儲而下恤貧軍也今後糧船到關隨到



隨放土宜滿載聽其自去并不差人查問  
亦不耽閣時刻一革報倉口云照得回空  
糧船多有順帶貨物舊例每倉收鈔二錢  
糧船回空大約八千餘隻除空船不報外  
有貨者或納一二倉或納四五倉甚者納  
八九倉一年所納或二千餘金但運軍貧  
苦帶貨數倉所得些須止可糊口割鷺股  
以克腹不忍也今後北來糧船許其擊鼓  
稟放卽清晨未視事之前亭午已退食之  
後無不到關就行守關人役并不許上船  
一覷夫襄宇革此二款凡南來北上之糧  
船不但受賜一年且未爲令甲矣

#### 四門修理

外城十六門獨馴象大安德小安德鳳臺  
四門凡有坍塌修砌屬于應天府其工價  
派于句容溧水溧陽高淳四縣出辦



足兵訓武疏

巡視南京營務兼管巡倉監察御史王萬  
祚題爲 畱都營伍日凋虛文操練無益  
敬陳足兵訓武之實懇 旨振飭轉弱爲  
強以備緩急事竊惟金陵王氣紀自先秦  
我朝開基遂成豐鎬海內無事則已一朝  
有事則宮殿殿倉草澤英雄競覬祗樹敵  
資宗廟園林 神聖在天有靈豈能自守

故命大臣練重兵茲地所以擁 陵寢保  
河山 聖子神孫兢兢爲首務二百年來  
設立教場大小營神機營巡邏遊巡營新  
江口營邇因關白之亂添設陸兵水兵營  
又以妖變添立標營星列碁布制豈不詳  
且周哉顧兵也者養之于無事以待有事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我兵先  
寡將何以禦敵衆我兵先弱將何以禦敵



強京營兵舊十萬有餘後乃日朶月削今  
大教場見存兵止六千三百有奇小教場  
九千一百有奇神機二千五百有奇巡邏  
遊巡三千六百有奇新江口五千八百有  
奇總之不盈三萬內則徒手寄操居十之  
二老稚疲癯居十之九所恃者止陸營之  
一千八百水營之一千七百標營之一千  
三百餘人而邇亦弱壯相叅非其舊矣且

逃亾住糧詞訟作缺避勞就逸隨時掣去  
有缺無補一去不復數年之後寧復有兵  
江北門戶浦口營兵二千池河三千名在  
實亾去歲稍傳倭警營官神慘色沮膽戰  
心慄語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而  
今所以待之者安在哉正德年間劉賊以  
殘敗之餘三遇江上如履無人之境嘉靖  
年間倭奴以五六十人入櫻桃園殲我將



士血汚紅門况今日兵又遜昔時遠甚而  
災變頻仍民窮思亂正盜賊蜂起之時倭  
奴敗琉球困朝鮮垂涎中國金帛子女嶺  
夷內訌方構引爲亂哉營弊百端未易悉  
數若死病當醫在救營伍之凋耗耳惟凋  
耗故欲拔選鋒而選鋒何處可拔欲汰弱  
兵而弱兵將何補代欲教武藝而所教原  
非其人欲明賞罰而賞罰明于何地祇令

各衙門重之工差昔三人朋一差者今一  
人倍應典衣賣甲顧募不敷辱及營總預  
爲揭債貂璫使者計日算錢認人斂直月  
糧操賞幾何安得不逃又責之養馬家有  
妻糧便號殷實口食不給飼料安出玄黃  
藥染畜疾時生道路僵仆賣子鬻妻安得  
不逃夜巡緝賊職固宜然但奸穴淵藪椎  
埋競伏野曠人稀白晝殺人入夜恣行寥



寥孤卒姑保性命進則畏賊退則畏官刑  
安得不逃如此之類皆由兵寡當者愈苦  
苦則逃逃則愈寡矣萬曆十一年兵部於  
每營題補至一萬一千三十五年題 准選  
壯丁以克缺伍而當行不行耗而益耗者  
又五年於今亟在燃眉禍不旋踵寧得坐  
視爲靡文苟延歲月乎臣竊謂目前之計  
必會司馬司農合而爲一 營法衛法分

而爲二而後其病可痊耳今司馬不選軍  
則諉曰戶部無糧然而額定歲輸粟紅貫  
朽自在也司農不給糧則諉曰兵部無軍  
然而生齒浩繁翹竒待克非乏也兵老不  
選其禍至于藉寇兵糧腐不給其禍至于  
賫盜糧倉皇窮迫而緩不及事孰若室未  
雨而共計綢繆車未敗而合謀益輔之爲  
得哉夫衛所有正軍有餘丁有祖克有投



克種種分別毫不得混者此衛中明伍之法正擊刺善騎射陸搏虎水斷蛟十中選一百可當千者此營中選武之法也今動稱案藉拘例引嫌千百戶乘機挾取肥囊積年軍識營爲壟斷准頂者未必宜兵宜兵者未必准頂無錢進身卽韓白李郭有老死溝壑耳國安得壯士而用之獨不思民間亾命盡人皆可爲兵獨于真軍反多

忌諱臣誠莫得其解爲宜盡摺腐陋之局痛懲刁勒之奸查出十一年舊額將五十餘衛軍不論正餘盡數挑選少年膂力壯健心神朴茂精彩煥發者儘作營兵最上爲選鋒次卽爲常伍有餘則補作駕船守門諸役于各營內汰出懦懦矮小力差弱年未衰者克大小衙門官府跟隨導衛之用其耳聰目明手持足行儘足操弧負篋



執矛荷戈何必壯丁法行自上始舊有仗財營窟投托隱占者助功卿第各自清查但係衛軍送還本兵一體審發少壯入營操演殷富責以圍牧定案如山不容生端再掣訟庭兩造不得住糧誤操用此法選補于大小教場各宜補足一萬一千神機合巡邏遊巡亦然新江口縱不能復舊額一萬七千之數亦宜選足一萬二千五百

人爲一師趕趕桓桓彪虎成羣都城內外氣象自別浦口池河一時不能滿萬亦先選各五千連絡犄角聲勢相援至于孝陵原額二千今亦宜于本衛軍餘挑選足一千寄操諸軍此空勢應撤回彼空自爲簡補枹鼓雖驚松楸不動則祖陵何地尚不寒心每營仍預取壯丁二百名爲聽補軍遇有事故兩營按籍取補尤煩拮据



捍外衛內策無踰此或者曰水陸召募之  
兵堪以敵外數萬金錢之養費于浙兵京  
軍皆担夫菜傭奚取徒多爲是大不然

祖宗執府衛爲兵戰則領符散則歸衛者  
爲子孫練兵之良法也卽月米爲餉正軍  
一石餘丁六斗者爲子孫省餉之良法也  
卽各營精兵六萬六營水營亦各補足二  
千則彼此協力共 雄威合成一體旣不

至露弱偏枯啓驕悍要挾之端又不俟他  
郡召募取增餉坐索之擾不然則僅僅兩  
營浙卒豈有倚仗克敵之理而蚩蚩易種  
有怒相攫能保無狙詐作敵之憂哉借兵  
以護兵舍餉而營餉久長之計正不爲是  
耳補伍而後當議者四一曰蠲雜差以示  
優恤營軍不備戰守而備工差臨操不比  
技藝而比工錢當事寧盡糊心昧目乎自



今伊始 勅下内外守備衙門正差撮差  
一槩禁革 龍袍 神帛銅器青菓板方  
輓石等楨原設錢糧盡寬內監動支顧募  
工部銷算卽各船護送不得離汎地看守  
不得過晨宿少蘇困軍可也一日勤訓練  
以養實材今輪班進營逐日走隊金鼓旂  
幟非不可觀跳躍起伏傀儡兒戲侵辰而  
入抵巳而出歲歲如是責之對敵茫然無  
知不若另立爲練法每五日以一日走陣  
四日演藝如火器千人必千人精也弓弩  
千人必千人精也某技大良某技次良衛  
總分試把總輪試坐營抽試皆躬較而心  
體之舉名則知其技舉一則知其百庶隊  
無不精習之士而營無不知兵之將臨敵  
則有所恃無所畏有所恃則奮勇而直前  
無所畏則神全而氣定何敗之有一日給



器械以助軍威查得三十二年兵部每軍  
給弓銀三錢又鳥銃數千以後徑催自備  
鈍戈敝甲斷絃絕羽狼筈枯株銃眼噴藥  
甚至三人共執一器深可憐憫乃 內庫  
所藏畜積頗多國初鑄造鋼鋒勁利之器  
置之無用宜擇良有司暫領其事各就庫  
部領出修理再不足用照先年事例每兵  
量給價銀督令自備鉛彈火藥匠作刻期

早辦早散勿致休班乾沒無算庶器與人  
相習有一器濟一軍之用矣一日增戰船  
以防水攻長江天塹舟戰爲上高檣巨艦  
駕用多人旋轉不便若沙唬二船沙船面  
潤底平可貯正兵唬船形尖身疾可貯奇  
兵爲用甚亟舊制十年一造五年一修然  
而旋壞旋修則兵得船之利而官亦省造  
之費似不必盡拘年限新江口船舊四百



有奇今存者百十隻耳作頭圖侵恣意延  
閣風雨朽壞薄板稀釘竟難衝浪水營兵  
船多不滿百貪弁染指柳質易腐近更修  
飭載兵無幾篙師舵工手踈目炫膠舟可  
虞合無以造船職掌總屬兵曹專督歲修  
江海之濱舟操若神者實繁有徒與兵偕  
逸雙輪激水之類并考形同造此水軍之  
急務也更有宜議復設者諸營外列江口

最要 成祖屯重兵江上以文武重臣統  
率之舊例官軍住宿早晚點閘跬步難離  
今厭薄險遠如禦魑魅官棄伍而家居卒  
捨舟而城處纜舟漂泊寂無人知詰其所  
以則江岸傾灘營場圯壞將臺軍壘湫淋  
瀉湍重鎮軍機廢弛至五六年矣徼天之  
幸時不再得亟宜培拓疊基容畜操衆疏  
開兩河停泊舟櫓修復窩鋪頓插巡軍卯



西如故舟師箭射火攻逐樣演習把總六員緹舟畫地方分守仍與水營遊兵營繩貫聯爲常山蛇勢以六分中守以四分爲兩支同水遊兵防觀音港河口龍潭諸處而哨官帶領一出哨于梁山與荻港營兵會一出哨于天寧洲與儀真兵會上下江往來搜捕賊窩更番迭出首尾交錯血脉流盪汎地遊兵營亦期會適中處隨衆習

操免致拋零武藝生澀庶江險爲我兵所據而敵不得乘耳又查嘉靖年間兵部因事預防有四面營盤選鋒伏場之建南如石子崗東如土山西如望江樓北如仙鶴觀麒麟鋪東山寺等處墩臺纍纍一以控扼地形一以埋伏人馬承平日久或土民侵占或荒蕪積草今西尚有而東南北三面曠然失陷舊趾可尋可不亟行查復整



立守望春秋閱視播威武以攝不軌之民  
乎新江口抵江浦驛三十里程耳近聞新  
河相望頗近一葦可渡宜有重險以限長  
流得無新江口船額告復其舊分支船以  
衛浦口東西兩岸對守戒嚴賊從水則夾  
擊之便從陸則摧遏之易乎浦口一營逼  
近卧榻厥棟遼遠庾廩露積不患無糧而  
患無兵不患無兵而患無法青衿里中豪

翼庇軍伍偷惰驕玩誹謗告訐持將吏短  
長卽守禦莫敢誰何安問其他一水僅隔  
法令頓殊至于池河相去彌遠指股同大  
冠履倒置軍民槩處風俗澆漓莫可挽回  
蓋由武臣權輕彈壓無人末流至是合無  
比戶部例專差兵部司官駐紮滁州巡守  
二處賞罰號令一出其手圍牧屯糧亦令  
帶轄豪強姦黨武斷窩訪剝軍擾官把持



營衛者或關會京營挈治或徑移法司究  
罪然後軍法不撓操練不虛外營庶其有  
瘳乎今衛民防倭旦夕難緩奉有 諭旨  
而兵工戶三部相視莫敢前者莫如浦口  
之城夫諸臣豈不知百萬生靈藉城爲捍  
敢易視哉第波浪漂蕩不常恐爲有力者  
所負閭閻折毀不便誰與無辜者爲讐萬  
不得已之計竊以爲宜循萬峰門城墻舊  
基數武卽穿入空衛地循山而登就崗脊  
延袤之緊包三倉東望羣峰內拓其地接  
舊城闕爲一空城以待民自徙有變則入  
而避兵無事則仍舊安居

江濤難至墉巍且堅憑高擊下峻屹易  
守父老子弟或無難色從長酌議剛斷必  
成毋更築室於道謀耳臣再歷池河見其  
平原四望真古戰場關山萬疊匹夫可守



地當鍾山鳳陽兩陵寢之間所爲救護之使不得犯遏抑之使不得渡胥于是軍攸賴則非山苞川流之兵未易辦此四時講武賞勞無出兵部宜爲設處三衛屯糧割歸于滁戶部宜撤還選總督有材望者坐鎮料理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而今誰其人耶嗟乎擇兵不如擇將而將非可倉卒召也古者奴虜不棄貪詐可使爲其

人難得顧智謀勇畧足濟實用何如耳今在藉老成名將豈盡無人有身經戰伐夙著勲名偶以病歸者有一肯掛彈抱負實奇桑榆可收者有據鞍矍鑠渭水堪奪金城可圖者與其閑置于林下孰若儲養于畱都與其以好爵靡土木藻繪之形骸孰若以重祿優禦侮于城之耆碩出可舉旗卧堪借箸懇乞 聖明特諭本兵搜求



宿將起任南京五府鎮守江南亦可以備  
西北不時之需則得大將一人賢于十萬  
師矣臣營差幸竣目擊營務衰弱實切深  
憂敢獻芻蕘伏乞 陛下電覽下部再加  
查覈如果臣言不謬乞 賜舉行其于京  
營不無小補矣臣不任惶悚待 命之至  
王公此疏切中時弊確乎可行廟廊果能  
用其言一一行之豈但金陵之福而已乎

### 不二無子說

徐少溪進香武當山祈生子以無子因果  
問于不二和尚不二曰你不少他的他不  
少你的他來怎的可謂確論

### 食肉雜血氣

友人僕名供元食齋甚虔余詢其故供元  
對曰此身皆父母血氣食猪羊肉卽雜猪  
羊血氣食雞犬肉卽雜雞犬血氣豈忍以



父母之身而雜之以禽獸乎余聞之悚然  
僧之食齋者多矣未有此論

### 道士人面瘡

海鹽董兩湖云醫書言人面瘡是袁盎晁  
錯之寃諸藥不效以貝母啖之遂愈正德  
丁丑臨淮貢士彭鏞邀予飯有神樂觀陸  
道士者在座老矣當時失問其名彭指之  
曰陸公少時嘗生人面瘡余因問之答曰

年十七時夜與本房老僕忿爭毆之歿焉  
房後地曠而風烈吾師忽聚薪焚之天明  
無知者十年足外臙發毒成瘡瘡口似唇  
而有舌無齒能言曰我卽僕也我今安在  
且索酒食但開口言時必大痛重絕口閉  
復甦飲之以酒則四周皆紅啖以脂膏亦  
能消爍食畢則閉疼乃稍可但流膿血不  
止每日一度或二度其發無常極受苦楚



貝母亦不能療如是者一年忽七日不言  
以爲將瘥矣有兄在牛首爲僧行往訪之  
在寺幾半月忽復言痛絕尤甚曰我纔出  
數日汝卽避我使我尋之苦也雖然寬亦  
解矣汝明日下山遇一樵者可拜求治之  
明日果遇樵者懇焉樵者厲聲怒曰業畜  
敢言我也去半夜療汝忽不見恍然回觀  
夜夢金甲神人胸掛赤心忠良四字謂曰  
藥在案上可煎湯服之以左手持藥查出  
水西門外第二十家門首有婦人潑水者  
卽棄于道而返覺起視案有物如亂髮而  
無端遂如戒果見婦人棄之歸瘡遂愈自  
後屢探本婦竟亦無他不知此何故也陸  
時自出其足尚有微痕可驗云

謀選科道

陳棟塘良謨云龍西溪僉憲名霓語我曰



往年在京師其同年友某行人一日過西溪邱謀曰吾欲注門籍幾日何如西溪問故答曰近有湖廣差我將避之耳西溪曰何哉湖廣非險遠况尊翁在堂便道一省覲豈不善迺欲避邪行人曰實不然吾聞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且避之則楊子山當行西溪曰若爲此吾不敢阻君行人竟稱病註門籍不意纔數日吏部遽開選某行人勢不可卽出揚因應選遂得吏科給事中某行人徒撫膺悵恨而已可見爲謀不臧適以自敗反以成他人之功良可哂也已

王繡二

上元土豪王冠原籍江西俗呼爲王繡二恃財狼戾習房中修煉之術拜方士王赤肚爲父師配以妻室自置婢妾十餘人恣



意淫毒侯有娠將產輒以藥攻之孩一下  
卽提入臼中和藥杵爛爲丸或購別家初  
生幼孩烹之其慘酷所不忍言事發屬刑  
部尚書王公郎中嚴公鞫問權貴爭爲求  
脫竟擬採生折割凌遲處死都人稱快編  
爲戲文殊鄙俚今不存

### 新公塔銘

高座本晉時古刹而碑碣絕無小碣隱于  
藜莽乃紹興中甘露傳燈正祖大師法未  
爲東講院主慧新立者文與字雖不甚佳  
而實雨花之遺迹內言新公負母禮補陀  
遇大士化現曰觀音不在南方汝途中錯  
過又曰以有爲身易無漏智事亦奇句亦  
古也

### 滅渡橋頌

雪浪長干講師結夏葑門滅渡橋畔董太



史玄宰微服過訪正從橋上過見一童子  
問云滅渡橋向何處是童子不答惟相視  
一笑而去玄宰爲雪浪言之雪浪頌云車  
馬紛紛去復還問津童子但開顏分明底  
意誰能會一片孤城萬里山

### 風鑑

高座寺僧道清善風鑑往往有奇中者成  
化初年應天府丞談公本彝過高座道清

相之曰公黃氣自天庭接眉宇必有高擢  
不出兩月驛馬已動必是順天正尹時十  
一月朔也迨至十二月二十八日談公復  
詣清嘲曰向云兩月今五十八日矣當復  
云何清拭目注視忽曰前說必不爽也談  
大噱而別除夕驛報至果陞順天府尹噫  
清之術亦神矣

### 鬼頭王



正統間指揮王敏無子以運糧把總至京  
過濟寧買一妾色美而賢內外宗姻咸愛  
敬之生一子未幾夫與正室相繼歿妾治  
家教子極有法度既而子襲官復爲把總  
部運北上懇請其外家所在但言嫁時年  
幼已忘之矣妾之歸王氏者三十餘年早  
起必梳沐於榻上幃幙中至老愈嚴肅子  
婦晨省立于戶外伺其自出然後敢前謁  
拜近侍有二婢亦未嘗見其梳沐也一日  
晨興頗遲二婢立榻前忽風動帳開乃見  
一無頭人坐帳中持髑髏置膝上粧飭猶  
未竟見二婢倉皇舉髑髏加頸不及身首  
俱仆婢驚呼子婦入則固一枯骨也人因  
呼其子爲鬼頭王

盜發秦檜墓

秦檜墓在江寧鎮歲久榛蕪成化乙巳秋



續理事一  
八月爲盜所發獲貨貝以鉅萬計盜被執  
而司法者未減其罪惡檜也有蔡西圃名  
昂歷事大理親閱囚牘爲作詩以快之

### 供膳無箸

矩庵陳公鎬爲山東提學副使時夜至濟  
陽公館庖人供膳而無箸恐公怒責而公  
則畧不爲意或請啓門外索弗許庖人乃  
削柳條爲箸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

啖果數枚而已善飲酒父與竹翁慮其廢  
事寓書戒之乃出俸金命工製一酒器鐫  
八字于上云父命戒酒止飲三盞士林以  
公爲迂介士云

### 刻木爲舟

成化間一樂工能刻木爲舟大可二寸蓬  
桅櫓舵咸具兩人對酌於中壺觴餽釘滿  
案一人挽蓬索一人握櫓一人運舵皆有



機能動置之水中能隨風而行畧無欹側  
一舟必需白金一兩好事者竟趨焉

### 狗埋母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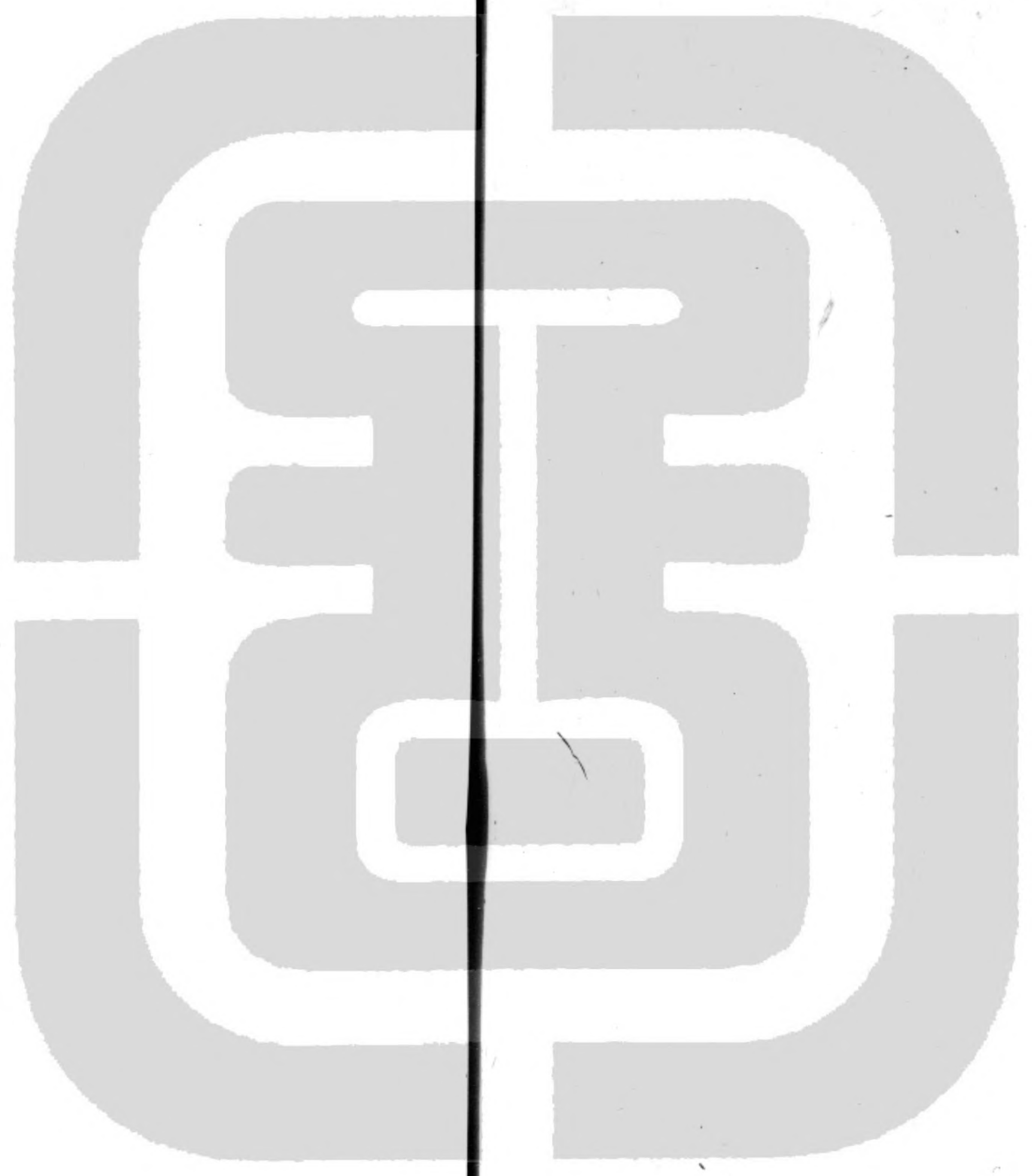
穆士容云隣有母狗生三小狗留一看家  
將母狗烹食之主人吐其骨小狗卽啣去  
跑土埋之義哉狗也世之不葬其親者愧  
此狗多矣

### 不敢致餽

尚書童公軒性寡合不妄取予家人衣食  
或不給雖三原王公餽以米及白金亦不  
受毘陵王尚書饌知其介不敢致餽值有  
持禮幣求文者因謂曰童公之文勝余余  
令人導汝往求之至則童公問其人曰汝  
自來乎抑有使之者乎其人以實對遂却  
而不納其介如此雖若過中亦當世之所  
難也

濯纓亭筆記





糸玉守一

興

△



